

风月总无边

心照不宣

◆ 何 菲

友人做东,邀请 10 多人在某私密会所雅居。这个可公开可不公开的活动,事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没发朋友圈。可见,这群人基本相仿。

微信分组可见的功能给了人们向不同群体展现不同自我状态的可能。闺蜜的核心小组只精挑细选了 28 人,是她认为能够放心看到其私状态私感受的“免检产品”。她最反感吃顿饭就发九宫格的男人,以及整天发闺怨、鸡汤、PS 得零毛孔的自拍控女人。她说要远离那些动不动把合影发朋友圈的人。有位友人,微信通讯录里人数寥寥,我是其一,对外宣称不用微信。他自谦自甘落后,我说:心享静美。

亚瑟王的故事告诉人们:每一段时光都是短暂一瞬。微信朋友圈的最大意义在于捕捉收集和分享生命中的“时刻”。哪些瞬间稍纵即逝,本应是不容踟蹰就记载的,用它刻录瞬间最最合适。但如今朋友圈因为捆绑了大量人际关系,使得更新成了件费点思量的事,得考虑到可以公布的群体。Q 小姐因其领导总想让员工转发公司公众号消息,她不想将公事带入私人空间,于是设置了“部分可见”,圈定了包括领导在内的一些同事,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分组可见的好处。W 小姐因蓝颜发布了一张与女合作伙伴的合

影,心有不悦,又无可指摘,于是发布了她分别与四位业内大佬的合影,设置了唯蓝颜可见。蓝颜果然上当。当她看到他假惺惺的点赞和酸叽叽的评论“往来无白丁”后,不禁窃笑,瞬间平衡了。她说微信朋友圈的作用就是记录她一生的幼稚。

据说层面越高、掌握资源越多的人,住在微信里的好友越少,发的朋友圈越清汤寡水,或只转不发,或干脆没有内容,更不涉及日常状态。在我看来,朋友圈生态中,较为成熟的做法是向大众公开生活中并不太核心的内容,将说话场合进一步梳理细分:有的话在朋友圈公开可见,有的话分组可见,有的话在群里说,有的话在场面上说,有的话在办公室里说,有的话在姐妹淘里说,有的话在被窝里说,有的话对着树洞说……在说话的分寸里游走。据说最成熟的人基本遵循潜意识里左右他的说话哲学: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著名书法篆刻家陆康是圈内唯一完全不用微信的人,如此他每天至少多出两小时可以给自己,并俨然大方告诉大家:我与当下时髦生活方式不熟。但朋友圈还是隔三差五就有关于他的资讯、动态。去年某出版社甚至出版了一本书:《陆康消息》。陆康依旧,将所有评价都放心里,微笑,随风。

让思想拐个弯

约定俗成为宜

◆ 顾 土

因为电视新闻里将“交恶”的恶,准确念了出来,于是,各种场合都有人在纠正别人这个读音。好像 30 年前,电视新闻里首次标准读出了济南的济,于是,人人在念这个字时,都略一停顿,然后使劲发出普通话的那个上声,唯恐怕被人指正。

但是,标识的读音与标志完全一样,所有人却都读错,连地铁里的播音员都在那里一天天错下去,从无人出面改正,而且,每当我在大小场合发音正确时,还不断被人“指谬”,我也无可奈何。后来听到有专家发声,说还不如干脆取消标识的写法,反正标志与标识都是一个意思,省得大家一起犯错。

最近,看到微信里不时在转发

“容易读错的字”“容易读错的地名”,然后,所有跟帖、点赞都在那里自卑,感叹自己是文盲。其实,语言学中原本就有“语流音变”的概念,在一个句子或一段话发音时,由于邻音的影响,总会发生读音的变化,我曾写过一篇《四声从顺》的文章,专门解释过这个问题,有的算不上错误,更没必要说成是没文化。

北京话在读音时最吃亏,因为很多人都将北京话当作标准普通话,事实上,北京话与普通话在发音,尤其是四声上,并不都那么一致。最典型的就是阜成门的阜、北苑的苑、国子监的监、木樨地的樨、积水潭的潭。我生长在北京,有些读音深受北京话的影响,可如今的

本埠生活录

茶事崭新版

◆ 石 磊

阴霾天禁足不出门,灯光下乱翻旧杂志。日本杂志《发现日本》,今年夏天七月号的封面故事,做的是:日本茶的魅力,已惹世界瞩目。态度严谨,口气厉害,瞬时勾起我兴致,真的吗真的吗,我想看证据。

证据,密密麻麻地来了。

东京目黑,八云茶寮的主人绪方流,与当今法国名厨阿兰·杜克斯,一东一西,两枚老男人,坐下来深谈,茶事以及茶食。杜克斯这个法国人,被日本茶迷得七荤八素的,殷勤刻苦,跑了日本 100 多趟。

日本茶的代表作品,玉露,一般冲泡四浦。第一浦,最得醇香之味,是很多茶客的天荒地老之爱,唇齿之间,那一口酽香,广大茶客都是深谙于心的。第二浦,淡了滚滚醇香,多一层纤细而绵密的苦味。我们从小习惯绿茶的,对这种苦味,已经失敏。杜克斯到底是名厨,对这一层幽静高远的东方之苦,敏锐无比,赞不绝口。讲,苦味,于世界范围内已经渐渐消亡了,人



们如今只懂得欣赏甜,淡忘了苦,而苦,其实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滋味。重新培育人类对苦味的欣赏能力,不光是日本的工作,亦是全世界的工作。杜克斯最近于巴黎开了一间酒吧,以经营苦味鸡尾酒为卖点,苦味的来源,主要是柑橘类的水果。人人都笑他,这种东西,绝对卖不掉的。老男人不死心,自顾自一意孤行。

绪方流精研茶食,将日本茶与日本料理,搭得天衣无缝,犹如法国饭饭一菜配一酒那种神韵讲究,这一手,断然迷住了杜克斯。法国人觉得,这个就不光是茶的事情了,而是世界观以及文化态度的问题了。于对谈里,绪方流落落大方,公开了他的私房茶食餐单,全餐八道菜,取三道不同之茶,从滴翠兮兮的玉露,到厚朴温暖的番茶,最

后收束于薄薄艳冶的抹茶,清丽澹泊,贵气森森,配伍得日式肴饌极是得体雍容,难怪法国人扑身倾倒。八道菜内,有一碟,是玉露泡过四巡之后,取那个残茶的茶葉,与细碾成泥的嫩豆腐凉拌,这种十分传统的料理手段,称白和。如此一碟,滋味淡丽,凝绿融融,真真举重若轻,笔简意饶,亦禅亦静亦枯的意境,跟枯山水,于灵魂深处,殊途同归拥了一抱。于一碟子残茶豆腐里,吃出这番深意,不是世界观是什么呢?

专题最后,列出日本全国名茶大全,我这种吃字比吃茶要紧的人,立刻被那些美不胜收的茶名,给迷住了。京都的一种茶,取名朱雀,乃唐朝太唐朝了;静岡的煎茶,得名樱雪;富士的一种茶,叫寒冷纱;再来一种,叫苍风,叫嬉野,叫雁音。这些美名,过目不忘。



塞拉热窝老城区风光

杨秉辉 画\文

重庆,西南遥远的梦(三)

◆ 赵 波

波黑共和国首都塞拉热窝市,居民多为穆斯林,市内有清真寺大小百余所,因之有“欧洲穆斯林之都”之称。老城区称巴希查尔西亚,还保留了许多土耳其统治时期的窄街小巷、手工作坊。塞拉热窝这个地名在巴尔干半岛诸城市之中,大约最为国人知晓,是因为以往曾有一著名的影片《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在中国放映,一些长者记忆犹新。电影中的钟楼、铁匠街、清真寺等皆尚历历在目。图为塞拉热窝老城中心区风光。

我第一次去重庆是 2006 年,当地的都市女报举办了一个活动,每天请一位作家出席,连续一个星期,我是第七天出场压轴的。

就是那次活动认识了当时在女报做编辑记者的蒲梅,这次来重庆之前通过微信我和转到重庆晚报的她重新取得了联系,邀请她来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担任我的重庆分享会的嘉宾。

10 年在我们身上都留下了印记。当年带我去看歌乐山老君庙解放碑朝天门码头上喝咖啡的女孩现在已经是是一个小男孩的母亲,还和几个朋友在江边开了一个和记鲜鱼庄,请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在重庆嘉陵江边的船上吃了鱼为主的午餐,另外一个朋友是新女报的帅哥侯光辉,喜欢八卦恰好又做着流行前沿的工作,这样一餐饭一定是充满食色,非常开胃。

和其他地方的宣传比起来,30 号下午在重庆方所书店的活动场面上显得很火爆热烈,但是签名售书的环节却要逊色一些,买书看的人还是比看热闹的人少,书店的工作人员彭小姐也说这边是要差很多,而且当地人很难长久坐下来看一本书,他们总是要走来走去。我想这和当地的地形地貌应该有关系,在重庆的一个星期,我每天忽高忽低穿行在魔幻一般的城市里,经常出现各种电影画面,

这种立体感觉,丰富的建筑层次,人的状态的多样性都在一个世界里并行,人很容易眼花缭乱。

因为外面太热,我经常躲在旅馆的房间里读成都诗人文康送给我的诗集,他的诗里有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看着诗就如同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很有意思。

成都那样平行单调的世界让人心静,可以往深里思索,而像重庆这样的地方,又太野,你很难想象这个城市温柔起来安静的样子。

离开重庆的前夜,朋友带我去南山一棵树看了夜景。

两个人打车穿过三个区,漫长的路,上山下山的,买了六十元票,终于在人群之中看到了几眼著名的夜景,拍了几张照片,夜色中的重庆灯光璀璨,如同东方明珠,到处洋溢着希望与梦幻。远处江上的支架桥,近处山上的灯与塔,树影衬托出一个不再魔幻而是变得秀丽和端庄的重庆。

在这个地方我感受过几年没有体会的夏天的热,也迷恋它的抄手和牛肉小面,那些遥远的梦想今年终于用一个月的时间亲近它,一切变得越来越真实,可爱。

现在我又离开了成都,重庆,青海,我用文字来永远留住它们在我的记忆里。

谢谢一路上所有的遇见。

总是想得太多

日常的神谕

◆ 戴 蓉

友人的农庄里新辟了一座园子。一进门先被大厅里的青花瓷器吸引,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枚青瓷碟子,正中绘着朱红线条的鱼,后来才知是主人收来的崇明老瓷器。原木色的长餐桌上铺着靛蓝的土布桌旗。一旁的柜子上有收音机。收音机是种奇怪的东西。一旦低低地开起来,旁边的人便好似有了一点闲情。客厅的角落里居然有一匹木马,尺寸大得成年人也可以童心大发地坐上去晃荡几下。

长廊的玻璃幕墙外,一只原本在地上悠闲地踱着方步的喜鹊,听见响动“喳”地一声飞上树梢。我们去的那日客人不多,走廊上高大的仙人掌和木头座椅仿佛都在懒懒地晒太阳。即使是最喜欢热闹的人也会有需要安静的一刻吧。和暖的阳光和花园里蓊郁的花草让人心里格外舒畅。墙上开放式的书架上,随手翻到一本刘瑜的书。“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

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的句子,偶然从现代文明的流水线里抽身的苦命人坐在太阳下读读,心里生出无限感慨。

榻榻米房有倾斜的屋顶和天窗,喜欢新奇之物和在地上滚爬的儿童一定中意。落地窗前摆着大盆植物,还体贴地放了一把扶手椅,角落里造型拙朴的杂志柜,却独独不设电话,有两间房连电视机也没有。愿意住在这里的客人想必是心思笃定沉稳的,深谙归田园居的趣味。黑胡桃床架散发出木辣油天然的清香,莹白的茶具上一丝花纹也无。最妙的是一个老式的奶白玻璃灯罩,主人淘来的古董,由设计师配上黄铜灯头,挂在洗手间里别有一番味道。不知为何,我觉得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里,曼桢踩上桌子为表哥换的灯泡,就该有这样一个灯罩,像一朵倒扣的白色花朵,温柔的光晕笼罩着寻常人家的太平日子。

在园子里晒太阳,听听鸟叫、虫鸣和风声,如此一日便过去。

诗歌口香糖

无 题(445) ◆ 严 力

→ 其实在冬天也能听见阳光的鞭炮所引发的枝条里绿色的回音

→ 金钱修理了很多事物而它修理不了的东西更多

→ 语言的快乐莫过于给别人倒酒把自己灌醉

→ 尽管整个世界码放得很随意但这幅截面图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 黑与白是永远的邻居任何小区的设计都不能把它们分开